

创作者谈

诗歌是文字的作品，说诗歌会插上翅膀，似乎是荒诞之言。

但诗歌也可能插上翅膀，飞出书页，飞向陌生的心灵，飞向辽阔的世界。这样的景象，千百年来未曾中断。那些在人间流传的美妙诗篇，就像插翅飞翔的百灵鸟，飞越时空，被传播，被吟诵，感动着一代代人。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几千年来，汉字写成的经典诗篇，是人类文学库藏中的瑰宝。如今，中国文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向世界。曾经寥若晨星的汉学家和翻译者，如今已是繁星满天；中国的当代文学，正在持续不断地被译介到国外。

对此，我有切身感受。最近10多年来，我的3本诗集《天上的船》《疼痛》《变形》不断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外出版，已有30余种不同语种的版本。我的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，也有了不少外译版本。若把时间往前推40年，这样的情景，根本无法想象。

翻译作舟，诗歌激荡共鸣

《疼痛》是我的诗集中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一本。2016年以来，已有20种外文译本。跟随这些译本，我有机会前往不同国家和当地诗人、读者交流。在巴黎，在纽约，在麦德林，在圣地亚哥，在哈瓦那，在布加勒斯特，在阿尔及尔，在开罗，在东京……诗集中的篇目一次次由不同的语言、不同的声音朗诵，在我耳畔久久回荡，成为记忆中难忘的情境。

2018年，《疼痛》被翻译成西班牙语，在智利出版。在伟大诗人聂鲁达的黑岛故居，聂鲁达基金会为我举办了一场朗诵会，对中国诗人来说尚属首次。智利和古巴的诗人用西班牙语朗诵我的诗，我和一群智利大学生则用中文朗诵。我曾在诗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：“也许，我的汉语/在黑岛主人耳中并不陌生/厅堂里中文余韵未落/西班牙语便风风火火赶来/如呼啸的海风穿越大洋/瞬间便在厅堂回旋/和我的汉语会合/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/在诗的厅堂里奇妙邂逅/碰撞、缠绕、呼唤、应答/融合成亲切温暖的声……”

同年，法译本《疼痛》在巴黎首发。出版社在当地一所剧院举办了多语种朗诵会，参加的法国诗人们有的用法语，有的用中文朗诵我的诗。著名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也来了——他将诗集中的一首《重叠》从法文翻译成阿拉伯文，在朗诵会上用阿拉伯语吟诵了这首诗。在为法译本《疼痛》写的序中，阿多尼斯这样写道：“诗集里的每一首诗都是一个莲花池，从中散发出一种叫作‘痛苦’的芳香。当我们注视着其中的莲花——‘痛苦’，我们



诗集《疼痛》意译本。
赵丽宏供图

诗歌如何插上翅膀

赵丽宏

会感觉它摇身一变，乘着天梯升腾为云朵。”

2024年，意译本《疼痛》出版。今年6月，我凭借《疼痛》获得了意大利蒙塔莱文学奖，成为首位获此奖的中国诗人。颁奖词这样评价：“它们让我们感受到赤裸的生命是如此脆弱。如同100年前初读蒙塔莱诗集《乌贼骨》的读者那种体验。”我想，这种对生命和人性的思索，有一种不谋而合，也是一种异曲同工。

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，《疼痛》译者、意大利著名诗人弗拉米尼娅告诉人们翻译《疼痛》的理由。在2018年麦德林国际诗歌节的开幕之夜，她曾听我朗诵《疼痛》中的《联想》和《我的影子》，“当时，数千听众长时间鼓掌欢呼。我也受到强烈震撼，当时就想，一定要把这位中国诗人的诗译介给意大利读者”。弗拉米尼娅联合另一位意大利诗人马尔科，用整整5年研读翻译这部作品。“我俩形成了一种来回呼应的语言博弈。不断重读文本，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准确与诗意。每一个词都像是被‘精确称量’，甚至可以说是‘以克计算’。”

“所有翻译都是近似，但伟大的近似本身就是诗。”我的诗集被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文字，我虽无法读懂被译成外语的诗，但能从异国读者的反馈中感受到他们不仅喜欢，更能理解这些诗歌，我的诗引发他们思索，这使我深感欣慰。

诗歌为桥，知音重逢有期

经由翻译，不同文字的诗歌插上翅膀。中外诗人也因此结缘，插上翅膀的诗歌成为友谊的桥梁。因为诗歌，我与许多外国诗人成为知心朋友。其中最让我难忘的，是阿多尼斯。

7年前在巴黎的那场朗诵会结束后，我和阿多尼斯一起参加聚会。交谈中，阿多尼斯听说阿译本《疼痛》正在翻译中，向我提出一个诚恳的建议：译文完成后，可以先交给他校对润色，“我很愿意为你做这件事。如果译者觉得这样有损他的自尊，我可以不署



意大利蒙塔莱文学奖
奖牌。赵丽宏供图



足尖上的巴西

《环球人物》记者 牛志远 田亮

人们踢球仅仅为了娱乐，并不注重规则。

查尔斯给巴西足球带来了规范和技术。很快，圣保罗举办了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。足球由此风靡起来。1904年，查尔斯在一封封信中写道：“仅在圣保罗市就有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，一场联赛总会有两三千人到场观战，决赛会有6000人……”

起初，足球只在巴西上流社会流行。巴西工厂球队的出现，促进了足球在平民群体中的普及。1904年4月，班古足球俱乐部在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工厂成立，成员起初由工厂技工和管理人员组成，后来工人也被吸纳入队，帮助球队进入顶级联赛。

渐渐地，足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巴西社会阶层的融合。来自各阶层和种族的人在一起看足球、踢足球、谈论足球，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和球星加油。

如果坐在20世纪前20年的南美足球赛现场，你会看到混血球员的“全副武装”——将自己的脸涂白，头发拉直、再用头巾包裹起来。这是因为在1916年南美足球锦标赛前夕，由于巴西队有混血球员，阿根廷媒体将巴西队员称为“猴子”。为摆脱这一称

呼，第二年的锦标赛上，巴西派出一支全部由白人球员组成的球队。

属于混血球员的历史时刻发生在1919年的南美足球锦标赛，巴西队作为东道主一路挺进决赛。这场决赛踢得很胶着，巴西队的阿图尔·弗雷登里希攻入制胜球的那一刻，球迷中瞬间爆发出一阵阵“巴西万岁”的呐喊。

弗雷登里希是一名混血球员，他的父亲是德国移民，母亲是非洲裔。这次胜利令他一炮而红。弗雷登里希等非洲裔球员的成功激励了后来者，他们刻苦训练，跻身球星行列。在那时的巴西，足球成了非洲裔平民提高社会地位的通道，甚至是唯一通道。

然而1921年，这个通道被堵上了。在国会议员的强烈建议下，时任巴西总统佩索阿决定，国家队不得征召非洲裔球员。

1929年，席卷世界的“大萧条”重创巴西经济。此时距巴西独立已有100多年，但因为种族歧视等原因，巴西人民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认同感。1930年，瓦加斯就任总统，他决定改变这种局面，其中一个途径就是足球。

1938年法国世界杯，两名非洲裔球员达吉亚和莱昂尼达斯入选巴西国

家队。在一场比赛中，莱昂尼达斯背对球门跃起，在空中仰面后翻，将球踢向球门。这一高难度技术动作后来被称作“倒挂金钩”。莱昂尼达斯是第一位在世界杯赛场使用“倒挂金钩”破门的球员，主裁判从未见过这一射门方式，草率地吹掉了这粒精彩进球。幸运的是，巴西队最终战胜了波兰队。

获胜的消息和莱昂尼达斯的精彩表现令巴西人兴奋了一个月。各界名流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认为足球已经成为巴西国家认同的基础。巴西诗人马查多甚至写诗盛赞：“巴西之魂啊，谨以我诚挚的一吻，供奉于你们英勇的足尖！”

20年后，又一位黑色皮肤的巴西球员闪耀世界杯赛场——17岁的贝利利用6个漂亮的进球，让巴西队捧起了首座世界杯冠军奖杯。从此，“桑巴旋风”成为世界绿茵场上最亮丽的风景之一。

巴西是一个种族多元、文化多样的国家。在这里，足球不但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能够涵盖巴西复杂的社会和种族阶层，既认可巴西的过去，又着眼于未来。作为一项深入人心的运动，足球为巴西人提供了理解自我与凝聚民族认同的独特视角。

“玫瑰城”佩特拉

颜欢

旅人心语



穿过蜿蜒狭长的约旦西克峡谷，眼前豁然开朗：高近40米、宽约35米的卡兹尼神殿在峭壁上巍然屹立。晨光铺洒，历经2000多年风霜洗礼的砂岩在光线中色彩变幻，橘色、玫瑰红、粉色，层次分明、生动。

卡兹尼神殿深藏于约旦南部广袤的沙漠中。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，阿拉伯游牧民族纳巴泰人定居于此。荒漠中的高山峡谷给生存带来巨大挑战，但纳巴泰人依然在砾石上开凿出一座宏伟的城市——“玫瑰城”佩特拉。卡兹尼神殿，就是其中最恢弘的建筑之一。

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最早记载中，纳巴泰人是“住帐篷的游牧民族”。公元1世纪，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笔下的纳巴泰人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。近百年来，尽管只发掘了2%的遗址，一些考古发现就已经展现出佩特拉往昔的繁华：鼎盛时期，常住人口达两三万，古埃及人、亚述人、犹太人、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都曾定居于此。伴随贸易繁荣，纳巴泰人积累了大量财富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，公元1世纪初，佩特拉已有巨大的竞技场和庞大的露天泳池等宏伟建筑，彰显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昌盛。

在峡谷中建造一座壮丽的城市，纳巴泰人如何完成了这个“不可能的任务”？

古丝绸之路是纳巴泰人积累财富的必经之路。当时，乳香和没药广受古埃及及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喜爱，若要送往地中海地区，这些古代“奢侈品”必须穿越沙漠。佩特拉地处大漠，连通阿拉伯南部和地中海地区，成为重要枢纽。贸易带来的丰厚回报，使这个沙漠游牧部落逐渐壮大成为强大的王国。

贸易往来伴随着文化交流，古老文明的交汇交融给佩特拉留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。仔细观察遍布城内的500多个砂岩雕刻成的建筑外立面，门廊、雕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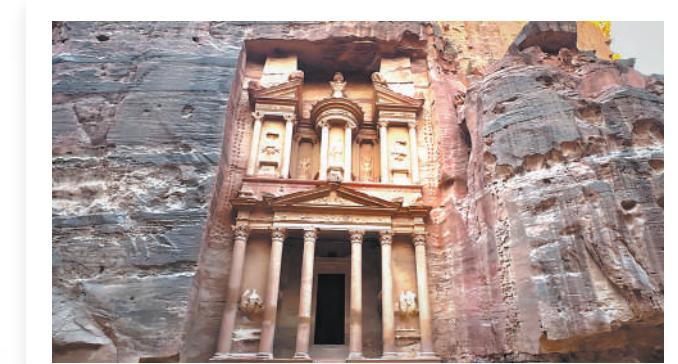
和圆柱具有古希腊罗马风格，檐口和方尖碑又有着古埃及特色，顶端阶梯状的装饰据说传承自亚述人。在这些遥远帝国的建筑风格中，融入纳巴泰人的想象与创造，于时光长河中锻造形成佩特拉独特的建筑特点。难怪19世纪的英国人约翰·威廉·伯根在诗中感慨，“玫瑰城如同时光的一半那样古老”。

佩特拉的鬼斧神工源于纳巴泰人的勤劳与智慧。西克峡谷岩壁上大约与人肩膀齐高的位置，一条狭窄沟渠若隐若现。考古学家发现，沟渠内残留着封闭陶瓷管道的印记，每段陶瓷管道长约0.3米，要从8公里外的水源引水，需数以万计的管道毫无裂缝地有效拼接。此外，工程师在保证水流速度和连续性的同时，还需令某段管道不至因水流过快而承压过度。最终，纳巴泰人将管道坡度设置为向下倾4度左右——这个结果与现代水利工程师利用先进仪器开展试验的结果一致。2000年前，纳巴泰人正是用这种长距离管道，在城内建设了5个堤坝，令佩特拉能够抵御洪水的侵袭。

另一巧思是纳巴泰人凿刻岩壁的方式。面对近百米高的峭壁，纳巴泰人从悬崖顶端雕琢神殿外面立面。他们在高处开凿一条狭窄的岩架，用古老钻头将楔子固定在岩架下方，上面铺设木板，为雕刻匠人提供平台。打磨工作近半，大量凿出碎石落地后高高堆起，形成天然平台，替代了脚手架，雕刻工人登上平台，直接走到岩壁正面进行工作。

公元363年，一场大地震席卷了佩特拉，几乎将古城夷为平地。随后几百年间，曾经繁华的城市逐渐被沙漠吞噬，成为一座被遗忘的空城。

直到1812年，瑞士探险家约翰·布尔克哈特来到这里，才打破了沉寂。在贝都因人带领下，布尔克哈特终于找到了佩特拉古城，令其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随后，各国探险家、考古学家纷纷慕名而来，对古城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索。1985年，佩特拉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今天，每年都有数十万游客前来领略“玫瑰城”的神秘魅力，感受历史的沧桑变迁。



晨光中的卡兹尼神殿。
颜欢 摄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电子信箱：rmbgjfx@peopledaily.cn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明珠贝加尔湖

徐鹏辉

在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地区南部，坐落着世界上容量最大的淡水湖——贝加尔湖。贝加尔湖的名称源于蒙古语，意为“丰饶的湖泊”，这里淡水充足、物种繁多、矿产丰饶。新月形的湖面犹如一颗闪亮的明珠，镶嵌在西伯利亚广阔的的大地上。

贝加尔湖形成于约2500万年前的板块运动，地层的断裂陷落造就了平均730米深的湖水，最深处达1637米，堪称全球之最。拥有庞大蓄水量的贝加尔湖是不折不扣的淡水湖，据推算，贝加尔湖的淡水可供75亿人喝上30多年。

历史悠久的贝加尔湖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，民谣《神圣的贝加尔湖——光荣的海》唱道：“破旧的衣衫是光荣的船帆。啊，季候风，吹吧，掀起巨浪，天边是雷鸣和闪电……”高亢激越的旋律、直击人心的歌词，抒发出作者对壮丽自然的无比向往。

随着四季更迭，贝加尔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光。春天，湖面依旧覆盖着厚厚的冰雪，冰层下的蓝色深邃神秘莫测，只有湖畔的绿草传递着复苏的讯息。夏天，万里晴空与如镜湖面融为一体，轻柔的风吹遍了东南西北，撩拨着往来之人的心弦。秋天，五颜六色的木屋、层林尽染的山岭、深邃安静的湖水，交织

出一幅精巧别致的俄式油画。冬天，凛冽的朔风宣告寒冷的到来，无边无际的白色冰原展示着最纯粹的美，永不停歇的冰裂声似乎要将空气撕碎，星罗棋布的气泡冰让人宛若踏上璀璨星河。

在千峰峭壁的怀抱下，贝加尔湖有大大小小27个岛屿，其中最大的岛叫作奥利洪岛。岛上居民主要为布里亚特人，他们有独特的信仰与习俗。不少远道而来的旅人常常在这里歇脚、补给，篝火旁自发的聚会成为卸下疲惫、涤荡心灵的绝佳方式。

贝加尔湖的旖旎景色是旅游业得天独厚的条件。当地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，推出冰上马拉松、雪地摩托、冰下深潜等冬季娱乐项目。如果耐严寒，游客还可以在夏季乘坐环湖火车，穿行在世外桃源般的隧道、栈桥、丛林中，尽情欣赏艳阳高照下波光粼粼的湖面风光。

事实上，由于矿产开采、污水排放、乱砍滥伐等问题，贝加尔湖的秀美环境也曾遭受破坏。当地政府通过制定法律、停止资源开发、设立自然保护区等一系列措施，有效恢复了贝加尔湖的缤纷色彩。时至今日，受地震活动的影响，贝加尔湖还在不断加深、扩大，这颗西伯利亚的明珠将绽放更加夺目的光芒。